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bride with long black hair, a pink cross-shaped hair ornament, and a black dress, sitting in a woven basket.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winding path, trees, and houses in a simplified, graphic style.

新姑娘 上路

王振武

长江文艺出版社

67.7
1467

新姑娘上路

王振武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 姑 娘 上 路

王振武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仙桃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50毫米 32开本 8 75印张 2 插页 145 000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013—2/I·12

统一书号：10107·372 定价：1.35元

印数：1—4 000

内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有作者全国短篇小说评奖获奖作品。

作品多以鄂西山区为背景。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淳朴的古风与改革的新潮猛烈冲激，而又逐渐融合。《温泉铺》正面展开了竞争与人情的矛盾，但能干的温姐最终给人以温馨。《雪路上的脚印》通过一对不正常的“男女关系”的终结，揭示人物关系的急速变化。

作品或抒茶园少女的幽情，或状山野妇女的热恋。人物生动，语言优美。诗情野趣，令人悠然神往；警喻哲理，促人掩卷深思。

目 录

序.....	向 前 (1)
谁摘这朵“黑牡丹”	(12)
最后一篓春茶	(35)
新姑娘上路	(62)
培么姑	(95)
温泉铺	(124)
雪走老虎口	(154)
雪路上的脚印	(187)
晚景	(220)
海浪, 涟漪	(246)
生活是源泉(代后记)	(267)

序

振武同志的第一个小说集要我写序，听后不觉愕然。振武周围有许多知交，作家、评论家、美学家，是他们怂恿他写起小说来的；并且在他创作道路上，给予他不少指点。他们都比我更有资格为振武的书作序。然而振武偏偏缠上我，一个普通的编辑。我知道，他寻求的是理解，珍惜的还是理解。其间，大概也包含着对于编辑这个职业的尊重和信赖——这一点特别让我感动。这样我终于应允并勉力写出我对于他的作品及其为人的印象。

振武不是一位多产作家。以小说而论，一九八〇年，他的处女作问世，至一九八四年，五年间只发表八个短篇。但他写得极认真。说他每一篇都有新探索也许略嫌夸大，因为前三篇揭示的是类似的主题，主人公也同属一个形象序列，可以视作姐妹

篇。自第四篇起，则往往独辟蹊径，不仅显示了作家驾驭不同题材内容的能力，而且使人领悟到他对于生活的独具只眼的发现和出人意表的思考。

《最后一篓春茶》是振武的成名作，是一九八一年全国短篇小说评奖的获奖作品。当时写爱情的小说正冲决网罗汨汨而出，此篇以清俊的笔墨另辟蹊径，因而引人注目。若干年后，题材的新鲜感可能淡薄，但作品中所散发出来的山区茶乡的清新的生活气息和农家少女的纯朴的青春气息，却如同春茶一般馨香永在，耐人品味。

如果说，《最后一篓春茶》还属于田园牧歌一类，那么，《温泉铺》则近乎市井风俗画，虽然它写的仍是山区小店的事。这篇小说最先引起我兴趣的，是那位勤勉、诚挚、贤淑、温存的温姐。这一类体现了我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的形象，在过去的文学作品里并不罕见，但我隐隐感到，在温姐身上，有一种新的质，一种在现代社会里弥足珍贵的东西。是什么？不就是待人以“温热”的人情味吗？一种与传统的伦理道德一般古老而寻常的情愫，怎么会让人感到其新而且值得宝贵呢？因为作者是在展开“竞争”的现实生活里发掘出来，并在“竞争”的背景上表现出来的。竞争是发展的手段，然而竞争也不可避免地要冲击一些美好的东西，人情的淡薄即是一例。温姐的既要竞争又要人

情，既要发展又要和谐，也许是一种理想，我却不能不由衷地敬佩振武的生活敏感以及他对于人情的执着的呼唤。

《温泉铺》之后，振武的引人注目之作当是《雪路上的脚印》。这是一篇容易引起争议的作品，争议的焦点自然是严桂堂和徐美儿的“皮绊关系”。小说写的是一个山村大队实行责任制所引起的风波。大队支部书记严桂堂作为改革派的领袖，连战皆捷。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反对派则步步退守，伺机反扑。这也是可以想见的——不，小说恰恰在出其不意处落笔：反对派并不说你改革不好，或不许改革，而是说你严桂堂“有男女作风”，“有皮绊关系”，所谓“打横炮”是也。如果仅仅是把传闻当炮弹，捕风捉影，也还好办，象严桂堂的支持者说的那样，“把扔在支书头上的死老鼠甩下了岩”，不就万事大吉了。作者的执拗处正在于，偏偏要正面写严桂堂确有其事，他和谭木匠的姑娘婆婆徐美儿“两厢情愿”。他还利用职权把木匠派到外面干活，而且拒不赞成其他队干部要让木匠回村当队办厂的木工组长的主张。于是乎，严桂堂的支持者含糊其辞了，不知所措了；王振武的读者也目瞪口呆了，众说纷纭了。其实作者还写了由于责任制的推行，不仅严桂堂不必再“忍气吞声”、“低头迎合”，

谭木匠也获得了“支配自己劳动力的自由”，严桂堂与徐美儿终于痛苦地分手了——即使如此，也不能平伏读者中不满者的不满情绪。我无意在这篇序里对这一争议表什么态。一篇作品，见仁见智，是正常的事。这里，我想引述作者给笔者的一封信的片断，权充一家之言，聊备参考。来信说：

实际“皮绊关系”跟婚姻、家庭等等关系一样，是一种普通的社会关系。它差不多跟前者一样古老，因而大约也要一样长久地流传下去。既然“皮绊”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就一定会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层次表现出人的本质及其趋势来；挖掘的结果，正是这样。……《雪路上的脚印》碰了诸社会关系中之一种，与诸社会关系一样，是一件非常非常一般化的事情。

……只要推行“大包干”，只要严桂堂及以他为首的竹园荒支部不愿在田春林老头的面前低下头来，任凭田老头瞎支配，那么这个争取“支配自己劳动力的自由”的趋势，也一定会不可扼止地在谭木匠、徐美儿身上显现！……××（作者的一位朋友——按）读过《脚印》手稿后，说了一点意见：写徐美儿的皮绊关系损害了作为支书的严桂堂的形象。我心里以为：既是严桂堂做的事，就谈不到损害严桂堂的形象；去掉外在的尺度，用人的内在尺度去

量，那才是活的严桂堂。竹园荒生活的变动，因之谭木匠“目光的抬起”，徐美儿“自由的选择”，都有以严桂堂为首的竹园荒支部的活动作动因，并且这动因加速了严桂堂与徐美儿的决裂——在深一步的层次上，这毋宁说是对严、徐的肯定。

这引文似乎太长了——尽管为篇幅所限，我还删去了原信中关于自由与束缚的一大段精彩的论述。引用作者的这一段辩白，目的不在为作品开脱。对于作品的评价应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引出适当的结论，而不看作者的宣言，这是常识。况且，我自己便不同意作者申明的他所写的是“非常非常一般化的事情”。恰恰相反，振武总是努力从生活中发现具有独特性的东西，而且在他的作品里，以接近于生活的形态表现出他的独特的发现。《雪路上的脚印》写改革者的人性的羁绊，以及上述《温泉铺》写竞争中的温情，都是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

我以为，振武的这一批小说中，《晚景》是最圆熟的作品，思想也深沉。它透过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探索着深奥的人生哲理，关于生死，聚散，平衡与变化，尘世与永恒，有限与无限……这些哲理思考，不是以思辨的形式来表述——不，这篇小说丝毫没有意念的痕迹，所有的生活哲理完完全全

渗透在生活细节、生活场景之中，从一种朦胧的生活氛围里透露出来。我觉得，这是作者和他所描绘的生活熟悉到融为一体才有可能达到的一种境界，是一种化境。作者在《〈晚景〉的回忆》一文中介绍过他与小说人物的生活原型——一位七十多岁的山村婆婆交往的情形，说：“我们之间差异很大，但我不又不断感觉到一些相近、相通的东西，不期然而然地引起我的突然沉思。”文中还举例道：

自跟婆婆结识以来，我就不断听她谈起死的问题，几乎成了弥漫在她生活里的一种音响；其实内涵恰恰相反：她恋着生，当生活有了转机时越是这样。这留恋伴随在——灌注在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辛劳动里，两者互为增强剂。……她的业绩当然是有限的，无论多么有限，仍然是一种积累，当儿孙们远远超出她，走向广阔得多的天地时，那总会垫在他们的脚底——人间生活就是这样一波一波传递的。

婆婆走过了漫长的人生。与对生的眷恋同时，她对最后一段路程又有一种平静的承受态度。她跟我多次讨论过她的后事安排……她仍在用生的眼光观照后世的生活，这或许是一种生命力的超越，是对生活的眷恋、追求，这主导旋律的回响吧？

这些话对于我们理解《晚景》及其作者的生活认识是有助益的。

振武已发表的小说中，题材跨度比较大的，当属《海浪，涟漪……》。作品写一对忘年交，两代钢琴手，写老蒙师帮助少年排除初萌的朦胧的爱情的困扰，全身心沉浸到艺术之中，从而得以升华。这在振武的创作中是一个很特别的篇章，弥漫其间的不再是山村烟云，而是大都会艺术世界的雾霭。比起其他作家的同类题材的作品，振武此篇或难列为翘楚，但对于振武的创作来说，有这么一篇“跳”出来，我以为是很有意义的。振武有两个熟悉的生活区，鄂西山区是其一。他对于那里的山林土地，民风民情，尤其是勤劳、善良的“山里人”，有着深沉的爱。他以主要的注意来探寻“山里人”的命运，以主要的笔墨来描绘山村风貌，无疑是值得鼓励并应当坚持下去的。但他还有另一个熟悉的生活区，即他工作、生活于其间达三十余年的艺术团体。那里有各等各色文化人，声息相通，休戚与共，不能说没有深切的感受；他们的升迁浮沉，追求企望，也会有可供挖掘的矿藏。不知振武以为然否？

二

上面，在谈及振武的作品所留给我的零星印象

时，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即关于人的探索。纵观振武的小说，他总在努力求变化，但变中又有不变，万变不离其宗：他始终在写人，勾画人的灵魂，表现人性人情，在种种人与人之间关系中探寻人的本质和人生的真谛。

他的追求是自觉的，这种自觉来源于他对他所熟悉的人的爱，以及他对于文学作为人学的信念。

振武对人的关注，始终着眼于“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不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因而他奉献给读者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的形象。《最后一篓春茶》里的湘元，《温泉铺》里的温姐，《雪路上的脚印》里的徐美儿，《晚景》里的菊婆婆，均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我这次通读他的几篇小说，发觉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笔下的女性形象较之男性形象更有光彩。《最后一篓春茶》里的评茶员自不待言，基本上是一个影子，无法与湘元铢两相称。《温泉铺》里的蓝会计，算得上是个性化的人物了，但就形象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而言，不仅不能与温姐相比肩，甚或不如桂桂的鲜灵活跳。《雪路上的脚印》之严桂堂，是作者着力刻划的人物，果然其貌堂堂，立体感较强，应该说是成功的，但终不及徐美儿，寥寥数笔，即跃然纸上。

善于描摹人物的情态，是振武的小说在艺术上

的一大特色。这无疑得益于他对人的本质的剖析。写湘元的初恋，欲吐还止，欲前又却，娇羞之态可掬（《最后一篓春茶》）。写腊秀的选择，愁言怨语，“却象说自家人的口气”，话属夸奖，“却如同客人一般”，倾心所向自在不知不觉间透露出来（《新姑娘上路》）。写得让人击节叹赏的，是《晚景》里的几位婆婆的心境，尤以菊婆婆为最。与申林老头议论生死时的忐忑，望着“红红绿绿”的年轻人时的欣羡，与孙女娇娇嬉戏时的“老天真”，给帮工的人们散烟时的精于世故，把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的心理状态勾画得分毫不爽，意趣盎然。

三

振武的小说，弱点在结构。前三篇章法上殊少变化，大体上都在开篇把女主人公的婚事问题提出来，中间部分把矛盾展开（纠葛并不多，基本上单线发展，少许有一点跌宕），终局处水落石出，有情人皆成眷属。略有不同者在于，《谁摘这朵“黑牡丹”》主角是位年轻寡妇，内心矛盾相对复杂。因而偏于主观叙述，《新姑娘上路》开场就把人物置于即将“上路”的戏剧情势之中，因此展开部略多一点腾挪之趣，姑娘作出抉择的过程则以“闪

回”交待。连连三篇，布局上如出一辙，只能说明作者试笔伊始，对于结构的经营经验不足。

后来三四篇，情况渐有好转，但篇章结构仍非无瑕可摘。《温泉铺》错综交插，笔势灵活，一改前三篇的套数，是一大进展，但某些转折处仍嫌生硬，针脚尚欠细密。《雪走老虎口》文气松驰，有沉闷之感，所幸收束处如异峰突起，才使人精神略可振作。《雪路上的脚印》抑扬婉转，步步入胜，可惜开头过于突兀，兼之起笔枯涩，一开始就在读者的审美心理上造成一种障碍，直如引人来到一个漏敝破败、黑古隆咚的洞口，需待硬着头皮进去，才能发现其中别有洞天。

以结构言，《晚景》在振武的小说中也是一篇难得的佳妙之作。此篇信笔纵横，从容自在，一气贯穿，浑然天成。表面看去，它因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仿佛随意点染，涉笔成趣；细细推敲，针线是颇绵密的。再加上流畅而凝炼的语言，读来让人欣然忘倦。

振武的文学功夫为他的小说艺术增色不少。《新姑娘上路》中写舅妈开导腊秀，作者有一段评价称：“没有讨嫌的指教，没有絮烦的空言，不过是天天碰得到的十分简单的事情，因此每句话，都格外扎实。”把这段评语移来说明振武的小说语言，我以为大体也是适当的。振武那从湖北官话和湖

北方方言提炼出来的文学语言，好处首先就在于扎扎实实，生活味浓。因其扎实，便能准确。生活感强，则形象、生动。形容店小，说：“簸箕大个窝，多飞来两只雀儿，就伸不开翅啦”（《温泉铺》）；形容谭林晖写给徐美儿的信，说：“几个字写得枝枝丫丫，象木匠没接好榫头”（《雪路上的脚印》），均极鲜明、贴切。当然，从全部作品看，也有过于拖沓的，但畅达却始终如一。渐渐地，更注意炼字炼意了。《晚景》写道：“两个婆婆慢慢摇着，走远了”，一个“摇”字，形神俱出，维妙维肖。

振武一九八〇年开始发表小说，时年四十一。以小说创作而论，他起步甚迟，但进展是显而易见的。从他的末一篇小说《晚景》看未来，我们有理由对他寄以厚望。

一九八五年春于北京

“各洲山丁下法干部，将来能同我们共同生活，那当然是件好事，可是现在，我们正需要他们，所以，我们首先要帮助他们。”

谁摘这朵“黑牡丹”

月亮靠近中天的时候，队委扩大会议才进入结束阶段，怀里奶着娃子的队长牡丹最后宣布：明天放假，让社员砍柴、办吃喝、种菜园子，从后日起手，除留下来整水田坎、泡最后一批谷种的六个人外，全部劳力突击点包谷。

可是，黑木耳专业组的代理组长仍然没有定下来。看来，她只好在几个可能的人选里作出最后选择了。黑木耳菌丝接种的季节决不能耽误啊！不然，半岩里的耳场“黑牡丹”增产的大计就吹了。

保管员把黑木耳专业组组长家昆叔搀扶起来，家昆叔两腿都站不直，手直发颤，向队长说：“牡丹，还是我回耳场吧，让我再顶半年……”

“搞不得！”保管员急忙插断，“半岩里坡难爬，棚屋的潮气又大——昨天还是春娃把他背回来的！”

队长掩了胸前的衣襟，看了走到门口的春娃一眼——后者没有回头，只是把手里的挖锄在门槛上